



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三國志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涵芬樓景印中華  
學苑社借照日本帝室  
圖書寮藏宋紹熙刊本  
原闕魏志三卷以涵芬  
樓藏宋紹興刊本配補

蘇氏百衲本二十四史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蠹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

陛下道談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曠猶復降懷近誠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奉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

三國志表

許忠

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固不採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為味

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定頑之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徵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

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隆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三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裴松之上

五六

三國志表

二

許忠

三國志目錄上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魏書

卷第一

武帝操

卷第二

文帝子

卷第三

明帝叡

卷第四三少帝

百八

魏志目錄

三

鹿柴并

齊王芳

陳留王奐

卷第五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帝郭皇后

卷第六

董卓李傕郭汜

袁紹子譚尚

袁術

劉表

卷第七

呂布

臧洪陳容

卷第八

公孫瓚

張揚

淵康子恭

張繡

卷第九

夏侯惇韓浩史渙

曹仁弟純

曹休子肇

鄧騭丁謚畢軌

卷第十

荀彧子惲孫爽

賈詡

卷第十一

袁渙

涼茂

田疇

邴原

張邈陳登

陶謙

公孫度

張燕

淵康弟恭

張魯

夏侯淵

曹洪

曹真子爽

夏侯尚

曹真子爽何晏

荀攸

張範

國淵

王脩

管寧

胡昭

王烈

焦先

石邑

卷第十二

崔琰 婁圭 許攸 孔融

徐奕 何夔

邢顛 鮑勛

司馬芝

卷第十三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周生烈 董遇 魏禧

卷第十四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魏志目錄 劉曄 五

蔣濟 劉放 孫資

卷第十五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温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卷第十六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孫預 鄭渾

倉慈

卷第十七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卷第十八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涓 母娥英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卷第十九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卷第二十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陳留王沖 沛王林 相殤王樂 彭城王據

燕王宇 濟陽懷王珪 陳留王林 中山恭王衮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剛殤公子勤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鄆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樂陵王茂 廣都殤公子棘

賈哀王協 東平靈王徽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三監 邯鄲哀王邕

東海定王霖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魏志目錄 朱春

魏志目錄 六 龐參

卷第二十一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楊脩

荀彗 應瑒 阮籍

劉廙

夏侯東 孫該 杜摯

劉劭

傅嘏

繆襲 蘇林 王象 仲長統 韋誕

衛顛

潘昂 丁儀 丁之

卷第二十二

相階

陳矯

衛臻

陳羣

徐宣

盧毓

卷第二十三

和洽

楊俊

趙儼

常林

杜襲

裴潛

卷第二十四

韓暨

高柔

王觀

崔林

孫禮

卷第二十五

辛毗

高堂隆

楊阜

卷第二十六

滿寵

牽招

卷第二十七

徐邈

王昶

卷第二十八

王凌

諸葛誕

鍾會

王弼

卷第二十九

華佗

朱建平

管輅

卷第三十

烏丸

東夷

夫餘 馬韓

高句麗 辰韓

東沃沮 弁韓

挹婁 濊

田豫

郭淮

胡質

王基

母丘儉

鄧艾

杜夔

周宣

鮮卑

魏志目錄

八

吳宗

七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太祖武帝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

國參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伉魏書曰其

曹姓周武王克躬存先世之後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

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桓帝世曹騰為中

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桓帝世曹騰為中

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元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

豕者與節豕相類語門認之節不與爭節笑而受之由

其家豕主人大越送所認豕并謝節節笑而受之由

是鄉黨費數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大子叔興騰字季

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

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

常侍大長秋在少園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

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

陽廷固張溫弘農張奐穎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

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勸於騰益州刺史種嵩

為請免官治罪得免上太守并奏騰內出非其罪也刀

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

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

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養子

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也本末續漢書曰嵩

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

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

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所有告嵩終不復信

得肆意矣益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太祖

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

在君乎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之曰

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

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太

尉以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中歷太

尉以此病罷為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

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徐盛

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

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

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

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

曰子治世之能大矣魏書曰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

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廡繕治四門

禁者不進豪彊皆捧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

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成

疾之然不能傷於共徵拜議郎魏書曰太宋奇被

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

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

能用是後詔書勅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為作語

怨不見舉奏之三公傾邪皆被陷毀太祖貨略並行疆

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

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曰亂豪猾益熾

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

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臣正遂不復獻言

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

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

光

和

未

黃

巾

光

和

未

黃

巾

光

和

淫祀姦克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養依

太祖至咸甘舉免小太震沛姦克遁逃竄入他郡政教

大行一郡清平初轉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

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效倣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

人或假二千石與服導從作倡樂奢後日其民坐貧窮

歷出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

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

由此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

于并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

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

書傳秋冬七獵以自娛樂

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

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

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官者黃門

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

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

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

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獻吏足矣何必紛紛卓未至

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

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

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

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

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

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昔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

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

遂夜殺之既而懷懼曰寧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

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曰中牟疑

縣時祿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卓遂殺太后

以世方亂不互拘天下雄雉因白令釋之

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

五千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

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于時

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與兵

史曰

劉岱

事見吳志

河內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

字公節泰山

兗州刺史孔

允

英雄記曰匡

字公節泰山

兗州刺史孔

允

英雄記曰匡

字公節泰山

兗州刺史孔

允

英雄記曰匡

字公節泰山

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臣於  
 徐州發糧粍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臣還鄉里起家拜  
 河內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臣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  
 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助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臣  
 先殺執金吾胡毋班班親屬不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  
 勝憤怒與太祖并發共殺臣

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  
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

惠山陽太守袁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  
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未嘗稱遺有

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繫若乃包羅  
 載籍管轄百氏登高能賦親物知名求之今日馳為靡  
 備事在超集 英雄記曰勤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  
 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推吾與袁伯業耳語  
 在文帝 濟北相鮑信 信事見 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  
 典論

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  
 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

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

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

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

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

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

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

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

祖到熒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

甚多太祖為流矢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

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

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

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

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

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輜棘太谷全制其險使

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折入武關以震三輔皆

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

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

望竊為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

侯惇等誚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楊太守周昕與

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 魏書曰兵謀叛  
夜燒太祖帳大

祖手劒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 至銍建平復收兵得

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

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

帝太祖拒之 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  
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高遠近莫不響

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  
國之累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

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

由是笑而惡焉 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  
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

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  
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

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

白繞畦固等隨反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

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

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

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

欲走西安攻臨苗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

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畦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

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

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紀等

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催等擅朝政青州黃巾

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

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

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

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

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

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世語曰岱

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明府尋

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

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

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

視賊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

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

練軍軍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將士祖勸賞罰衆乃

復奮承聞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

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感

僕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

祖見檄書河之罪數開示降路遂設購求信喪不得衆

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

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

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

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

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

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郵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

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

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

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使渠水

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

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  
在復讎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今泰山太

遺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  
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曉得出嵩

進于廁與妾俱被害閻門皆死劭懼東官赴素紹後太  
祖定與州劭時已死章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

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  
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各於陶謙故伐之

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  
至東海還過郟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

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  
弟民古之令軌罪謙之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

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  
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

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  
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

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

馬遂引去表曄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大姓  
田氏為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

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  
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

門火猶盛太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  
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

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

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

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

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

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

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

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

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

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

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

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

兩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諂勿入伏中

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

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布夜走

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龍車追至其營而還太祖復

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

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

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

夷邈三族邈誦表術請救為其眾所殺兗州平遂

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

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表術所置陳相

表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

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表術將長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

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表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

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

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

宅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

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

又領司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

出輟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

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古

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

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軻關東出立又謂

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

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

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

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問之使人天子之

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

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表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表紹為太尉紹恥

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

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石解泳離無敵自破

者不可勝數表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表術在江

淮取給滿贏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

於強兵足食表也之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

此先代之良法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

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呂布襲劉備取

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

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

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

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

戰軍敗為涼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

所乘馬名絕影為涼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公

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

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

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

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

復此制公自表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

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

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

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清水祠亡將士歎歎流涕衆皆感觸表將鄧濟

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

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表

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

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

眾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

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

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

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遇吾歸

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表術

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

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

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

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

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

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

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  
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  
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  
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  
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沫涕既  
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眾為諶懼公曰夫人孝  
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魏書曰宋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  
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士崩瓦解  
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為之心止上相  
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  
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  
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為

魏志一

十一

張三

魏志一

十一

張三

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為楊彪  
亦曾為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滅豈所  
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  
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  
又殺醜以其眾屬表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  
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  
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  
大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  
眾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屬  
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种且  
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

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表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

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

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

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

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表術自敗於陳稍困表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

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

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

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

長三輔亂忠饑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作逆擊之奪其兵

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觸骸繫著忠馬鞍以

為歡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表紹也今紹方來而棄

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

孫盛魏氏春秋云若諸將曰劉備人傑也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勳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

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稀叛為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

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

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

孫盛魏氏春秋云若諸將曰劉備人傑也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勳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

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稀叛為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

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

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

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  
 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  
 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  
 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  
 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  
 埕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  
 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  
 曰吾要當先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臣松之以為  
 圍取之攸怒魏武初起兵  
 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者十二三而巳矣但  
 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  
 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  
 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據變無

魏志一  
 十七

方略不出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  
 理而不言竊謂不然紹若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  
 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  
 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閑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其  
 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  
 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  
 力能制之是不得其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  
 其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  
 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  
 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  
 之以相應紹射管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  
 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以為紹悉衆  
 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  
 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

能聚人而不能用法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  
 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  
 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  
 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  
 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  
 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  
 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  
 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  
 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  
 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  
 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  
 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  
 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  
 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  
 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魏志一  
 十六

傳曰公聞收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  
 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  
 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  
 足下不敵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獻之耳  
 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今日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  
 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  
 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燬其積  
 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  
 束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  
 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

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  
 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元進騎督韓蒼子呂威  
 璜趙敵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  
 人皆取鼻牛馬到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懼時有夜  
 得仲簡將以語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  
 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且鑒於鏡此益  
 不忘人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  
 乃殺之

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  
 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  
 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

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郭侯素紹前與冀州牧韓  
 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  
 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鄆城當有所立擅鑄金  
 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  
 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天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  
 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

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  
 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  
 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  
 輕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而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

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連字見三蒼善天文

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

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  
 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  
 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

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  
 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  
 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  
 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  
 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

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  
 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襄

今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  
 明訓士頌令謨靈幽體翳邇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  
 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  
 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

無志又承從容約誓之言祖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  
 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  
 言非至願念之懷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  
 懷舊惟顧念之懷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  
 奠公其尚饗

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

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

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

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已酉令  
 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故趙括之母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  
 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  
 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